

健康的哨兵

Sentinel For Health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历史

*A History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美〕伊丽莎白·W.伊瑟莉姬 著

Elizabeth W. Etheridge

李立明 主 译

颜江瑛 副主译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健康的哨兵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历史

Sentinel For Health

A History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美] 伊丽莎白·W·伊瑟莉姬 著

李立明 主 译

颜江瑛 副主译

杨维中 冯子健 译
龚向光 徐 缓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健康的哨兵: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历史 / (美) 伊瑟莉姬 (Etheridge, E.W.) 著; 李立明译.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4.12

书名原文: Sentinel for Health: A History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ISBN 7-81072-632-3

I. 健… II. ①伊…②李… III. 疾病-防治中心-历史-美国 IV. R1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446 号

外版图书

©1992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4-4663

健康的哨兵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历史

作 者: [美] 伊丽莎白·W·伊瑟莉姬 著
译 者: 李立明
责任编辑: 顾良军

出版发行: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东单三条九号 邮编 100730 电话 65260378)

网 址: www.pumc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丽源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7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48.00 元

ISBN 7-81072-632-3/R·625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及其他质量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译者序

20余年来，我一直从事公共卫生的教学、科研和相关实践工作。在卫生部党组的支持和领导下，我在承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努力使公共卫生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完美地结合，使我对公共卫生有了更深刻地理解，而 SARS 疫情的发生和控制使我对公共卫生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在思考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同时，我也十分注意了解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公共卫生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对全世界同类机构的典范——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由美国著名的医学史学家伊丽莎白·W·伊瑟莉姬撰写的这本《健康的哨兵：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历史》，感触颇多，于是产生了把这本书译成中文与国内同道共同分享的想法。

1798 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案，救助生病和有残疾的海员，为照料商船船员建立了联邦医院网络，这就是后来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Public Health Service）的前身。1870 年海军医院服务部（Marine Hospital Service）成立；1902 年，为适应不断扩大的职能范围，改为公共卫生与海军医院服务部（Public Health and Marine Hospital Service）。1912 年又缩名为公共卫生服务部（Public Health Service, PHS）。1953 年 4 月 11 日，在内阁水平上正式成立卫生、教育与福利部（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HEW）。1979 年，教育部独立出来。1980 年 5 月 4 日正式成立健康与人类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DHHS）。而美国 CDC 正是 DHHS 中的一个以预防、控制疾病、伤害和残疾，促进人群健康和

2 健康的哨兵

生命质量为目标机构。伊丽莎白·W·伊瑟莉姬的这本书详尽描述了 CDC 参与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历任主要领导和普通工作人员的风采。下面我们就美国 CDC 的发展历史作简要的介绍，以便广大读者对全书的架构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1946 年 7 月 1 日，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正式成立了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 CDC）。创办人约瑟夫·孟汀（Joseph W. Mountin）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公共卫生领导者，对这个公共卫生服务部（Public Health Service, PHS）里不起眼的小部门充满了希望。传染病中心坐落于桃树街（Peachtree）志愿者大厦（Volunteer Building）的 6 层，拥有不到 400 名员工，多数为工程师和昆虫学家。传染病中心的前身就是战区疟疾控制（Malaria Control in War Area）办公室。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与各州和地方的卫生官员合作控制疟疾、斑疹伤寒及其他传染性疾病。

很快，CDC 的实验室云集了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很多州及其他国家派送自己的工作人人员到亚特兰大接受培训。所有以昆虫为媒介的热带病及动物源性疾病都纳入他们的工作范围。孟汀并未因此满足，督促员工更加努力的工作。除了结核与性病在华盛顿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外，CDC 要负责其他所有传染病的控制工作。

当时，传染病中心医学背景的流行病学专家非常少。1949 年著名的传染病流行病学家亚历山大·朗缪尔（Alexander Langmuir）在 CDC 创建了流行病学部。不到几个月，他就启动了第一个疾病监测项目。当时，CDC 仍将其绝大部分资金投入疟疾的控制，但是通过这个监测项目，朗缪尔证实了他的疑惑，即当时美国基本上已经没有疟疾病例了。通过监测使 CDC 的工作重心及时地进行了转移。随后，疾病监测就成为了 CDC 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推动了 CDC 疫情服务处（Epidemiological Intelligence Service, EIS）的建立。朗缪尔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培训流行病学家，希望这些学员在保护大众健康免受常见问题威胁的同时，能留意国外可能的细菌生物战的袭击。1951 年 EIS 的第一期培训在亚特兰大开始。在两年的培训中，学员们亲临疾病暴发的现场。这些“疾病侦探”很快以其所谓的“皮鞋流行病学”（shoe-leather epidemiology）闻名，即注重现场经验。

20 世纪 50 年代，CDC 的发展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1947 年，

CDC 象征性地付款 10 美元, 获得了艾莫利大学捐赠的克莱夫顿路 (Clifton Road) 上的 15 英亩地, 准备用于总部的建设。但是, 直到 10 余年后建设工作才正式开始。当时的公共卫生服务部非常热衷于研究和国立卫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 的发展, 对亚特兰大的 CDC 没有太大的兴趣。尽管用于新建筑的资金迟迟不能到位, 但与公共卫生服务部和预算局 (Bureau of the Budget) 相比, 美国国会还是较早地接受了 CDC 的请求并给予支持。

20 世纪 50 年代发生的两次健康危机树立了 CDC 的信誉, 保证了机构的进一步发展。1955 年, 接种索尔克脊灰灭活疫苗的儿童中出现了脊髓灰质炎病例, 全国接种项目被迫停止。经调查事故起因因为加州某实验室生产的索尔克疫苗灭活不全, 问题得以解决, 1、2 年级儿童的接种项目重新开始。实验证明了疫苗的有效性, 接种疫苗的 6、7 岁儿童的脊灰抵抗力高于未接种儿童。两年后, CDC 又通过监测再次追踪到一次大规模流感流行的过程。根据 1957 年及以后收集到的数据, 制定出全国流感疫苗指南。

CDC 阵容不断扩大, 一些项目、部门相继并入 CDC。1955 年, CDC 成立了脊髓灰质炎监测部门; 10 年后, 接管了公共卫生服务部控制脊灰的职责。1957 年成立流感监测部门。1957 年和 1960 年, 性病与结核控制项目相继归入 CDC。1961 年 CDC 接管免疫项目和《患病率和死亡率周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MMWR)。MMWR 每周报道来自各州的重要的死亡和疾病最新情况及数据。外国人检疫服务部 (Foreign Quarantine Service) 则是公共卫生服务部中最古老的、最有声望的部门之一, 1967 年也并入 CDC。另外, 还有创建已久的营养项目、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 Safety and Health) (1973 年), 等等。CDC 的工作内容也不断拓展。例如, 免疫增加了对麻疹和风疹的控制; 流行病学增加了计划生育和慢性病监测。1969 年, CDC 参与了对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的隔离检疫工作, 并对月球岩石标本进行了检查。1983 年, CDC 成立了一个暴力流行病学部门 (Violence Epidemiology Branch), 应用公共卫生预防策略来解决虐待儿童、杀人和自杀问题。1986 年, 吸烟与健康办公室 (Office of Smoking and Health) 并入 CDC。1987 年, 国家卫生统计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并入 CDC。1988 年, CDC 成立慢性病预

4 健康的哨兵

防与健康促进中心 (Center for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1989 年与 WHO 合作建立了灾难应急准备协作中心。

CDC 在全球消灭天花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962 年, CDC 成立了天花监测部门。1 年后在太平洋岛国汤加试验了新研制的喷射枪和疫苗。在巴西改进接种技术后, 1966 年 CDC 开始在中非、西非 20 个国家为数百万人进行接种, 之后又通过监测推进这项工作。WHO 在别的地方也运用这种技术取得巨大成功。1977 年全球消灭天花。

CDC 在本土追踪新发和神秘疾病暴发等方面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功。1976 年, CDC 对费城发生的一次疾病暴发开展调查, 即后来所说的军团病; 次年, 分离出该病的病原体嗜肺军团菌。1980 年查明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的病因。1981 年 6 月 5 日, MMWR 首次报道了一种致命性疾病, 即后来的 AIDS。1987 年, CDC 报告了 Reye 综合征与阿司匹林之间存在强关联, 指出对儿童减少阿司匹林治疗可以预防 90% 的病例发生。

虽然 CDC 的成功多于失败, 但也无法逃脱指责。例如, 1972 年新闻媒体报道了塔斯克吉 (Tuskegee) 研究, 即在黑人中观察不进行梅毒治疗的长期预后, 引来了巨大的谴责之声。这项研究是 1932 年由公共卫生服务部和其他组织发起, 1957 年才移交给 CDC。虽然 40 年代后期证实了青霉素可以有效治疗梅毒, 但该项研究的参加者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 这显然存在无可回避的伦理学问题。1976 年因为为人群接种抗猪流感 (1918 ~ 1919 年流感大流行的罪魁祸首) 的疫苗, CDC 再次受到谴责。当时, 一些接种者出现了格林 - 巴利综合征。接种活动不得不立即停下来。流感也没有发生流行。

随着 CDC 工作领域的逐渐扩大, 机构先后几次更名。1970 年由传染病中心更名为疾病控制中心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CDC)。1981 年, 在进一步机构重组之后, Center 改为 Centers。1991 年, CDC 中 4 个中心的名称中增加了“全国”的修饰语, 即全国慢性病预防与健康促进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全国环境卫生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全国传染病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s)、全国预防服务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Prevention Service)。

1992 年名称中又增加了“预防”(Prevention), 即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但是仍保留 CDC 三个字母的缩写。当发生紧急事件时, CDC 就意味着对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紧急求救(SOS)的反应。

在出版此书之前, 我又十分高兴地看到美国 CDC 的改革新方案和 SARS 后组建的新机构。历史再次证明, 人类与疾病的斗争是永无休止的, 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也将不断地调整与完善自己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古语云:“以史为鉴, 可以知古今。”我们希望中文版《健康的哨兵: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历史》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史实和理念, 从而更好地帮助初创不久的中国 CDC 不断前行。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 中国 CDC 的颜江瑛女士为全书的翻译和统筹工作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袁钟社长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我的好朋友、美国 CDC 的前主任考普兰也慨然撰写了序言, 在此一并致谢。

李立明

中国 CDC 前主任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序

1947年，罗伯特·伍德拉夫将亚特兰大邻近艾莫利大学的一块土地捐赠给了新近成立的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 CDC）。很少有人预料到这个几年前还在美国南部的疟疾疫区忙着捕杀蚊子的小机构在几十年后不仅继续存在着，并且几乎没有人能想象半个世纪之后她能获得如此之高的成就。1970年，这个机构更名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仍简称 CDC），她的机构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她的职员已达到 8000 多人。她吸引着最优秀的专业人才，在科学和技术水准都保持着最高的标准。她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和威望。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仿效美国 CDC 组建自己的相应机构，藉以应对公共卫生领域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公共卫生都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在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在 CDC 和其他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美国公共卫生工作者成功地控制或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天花、葡萄球菌感染、沙门菌感染、肝炎、结核病等多种传染病。然而，艾滋病、慢性病、疯牛病、心理障碍、环境污染等新问题层出不穷，美国 CDC 依然任重而道远。

1992 年，伊丽莎白·W·伊瑟莉姬教授撰写的《健康的哨兵：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历史》一书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CDC 的前身“战地疟疾控制”单位，终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叙述的著名事件包括如：根除天花；为发现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而斗争；发现军团病的秘密；发现艾滋病及其早期研究等。读者们将一睹美国 CDC 历史上重要人物（如

孟汀、朗缪尔、森瑟等)的风采。

CDC 的历史也正是公共卫生发展的一个缩影：一开始着眼于传染病，进而扩展到伤害、计划生育、环境和职业卫生、人口统计学和慢性病。今天 CDC 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并且正在努力探索和尝试解决新的公共卫生问题。

从 CDC 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让 CDC 的主任们殚思竭虑的一件大事就是如何获得足够的预算。在 CDC 初期，虽然 CDC 的工作人员表现出了伟大的献身精神，但基础设施之恶劣也是与战后美国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不相称的。在伊莉莎白的笔下，著名的查伯利实验室在 20 世纪 50 年代是这样的：

冬天的时候寒风会从地板上一个径宽八英寸的、只用一个油桶盖住的小洞里冷嗖嗖地吹进来。每当预报会有强冷空气时，管理办公室的吉姆·培恩和 CDC 在查伯利的维护检查员吉姆·普莱切特就会打开所有的水龙头以防止水管冻结。至少有过一次，排水沟被冻结，水就向回冒并溢出地面，工作人员在第二天早上看到了地面上铺了一层冰。即便气候怡人，实验室存在的不足也处处可见。日常处理危险微生物的区域被未触及天花板的隔离物分割开。蟑螂无所不在。工作人员只能用从家里带来的杀虫剂消灭这些不受欢迎的房客，同时也杀死了用于研究的蚊子群体。

幸运的是，CDC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时代的机遇，在公共卫生署长孟汀、众议员约翰·福加迪和参议员李斯特·希尔等的支持下，甚至在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罗伯特·伍德拉夫的协助下，不断发展壮大，确保了 CDC 在开展许多历史性的项目时获得必要的资金和物资支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 CDC 都获得了同样的重视。据我所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于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研究，公共卫生受到的支持普遍不足。

中国曾经成功征服了血吸虫病和丝虫病，曾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性病，在全球根除天花的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她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也曾经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典范之一。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因素在过去的 20 多年间所发生的急剧变化，旧有的公共卫生体制并不能适应新的国情，而新的体制尚在探索、完善中，因而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痛苦的问题。当中国的 CDC 在 2002 年正式取代中

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成立时，普通公众对位于北京宣武区南纬路 27 号的这个新机构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同样地，中国 CDC、CDC 下属单位、全国各省市 CDC 都普遍面临着经费和人才短缺的现象。

2003 年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突袭中国、东南亚及北美。虽然在这场持续数月的灾难中，中国的实际死亡人数仅为数百人，其死亡率要低于其他某些传染病，然而它在公众中带来的恐惧是空前的。在重灾区北京，路上每个人都戴着口罩，面露惊恐之色；平时熙熙攘攘的王府井、西单等地变得空无一人，令人过目难忘。在某些城市和乡村，甚至出现了拒绝外地人入内的个别现象。2004 年春，SARS 再次在中国出现，其起因是中国 CDC 内的两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受到感染。虽然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并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但公众又一次大感震动。

2003 年春季的 SARS 病例虽然使中国 CDC 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事实上自 2003 年出现 SARS 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和公众终于意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政府加大了投入，公众的公共卫生意识大大提高，公共卫生专家成为国家级、省级政府机关的重要顾问。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已经制订或正在形成，各级各类公共卫生相关的培训班遍地开花。有关公共卫生的图书、教材、宣传画册大量出版。在此非常时期，中国 CDC 一直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2002 年 1 月，我专程来到北京参加中国 CDC 的成立大会。22 日，我和中国 CDC 首位主任李立明教授等在卫生部会面。我们决定使美国 CDC 和中国 CDC 结为姊妹机构。我还荣幸地被中国 CDC 聘为第 001 号名誉顾问。1 月 23 日中国 CDC 正式在人民大会堂挂牌，我也经历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中国 CDC 在过去的 2 年间经历了很多，正在艰难而又茁壮地成长。

本书的译者嘱我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一篇序言，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我相信，历史有时是惊人的相似。对于每一位正在为中国的公共卫生辛勤工作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值得用心阅读的书。

考普兰

美国 CDC 前主任

艾莫利大学副校长

2004 年 9 月 18 日

前 言

在亚特兰大的东北部，有几座外表普通的高大的建筑楼群，这里座落着一所特别的机构——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在它的两侧是艾莫利大学，这所大学于 1947 年捐赠了这块土地，使疾病控制中心成了它的邻居。艾莫利大学之所以捐赠这个礼物，是因为它相信当时只成立一年的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当时的名称）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邻居。当时的传染病中心还处于摸索的过程中，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疟疾控制上。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它会成为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守卫健康的哨兵。四十年后的事实证明，艾莫利大学对传染病中心所持有的信念是正确的。作为华盛顿之外的最大的联邦机构，疾病控制中心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其他机构。美国癌症学会将其总部建在了街的对面，就是为了与疾病控制中心作邻居。

偶然的诞生使亚特兰大成了疾病控制中心的家。它的前身是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旨在控制疟疾的一个机构。疟疾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在美国南部形成毁灭性的传播，威胁到了 40 年代初期的战备工作。美国南部是训练军队和生产军用物资的理想地点，但是前提是必须先控制住疟疾的传播。这项工作交给了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一个新成立的机构来完成，它的名称是战地疟疾控制中心。在战争时期拥挤的华盛顿，没有多余的地方，所以战区疟疾控制中心就在亚特兰大——疟疾传播地区的中心安了家。起初，战地疟疾控制中心的工作只是涉及美国东南部和波多黎各，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它的工作就延伸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工作内容也进一步扩展为对登革热和鼠类斑疹伤寒的控制。

1946年，战地疟疾控制中心更换了名称，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它的使命，但是其所在地并没有再变。它的新名称是传染病中心，其英文缩写——CDC——现在已经非常著名。约瑟夫·孟汀当时是公共卫生服务部一名很有远见的领导，他相信只有多个优秀的公共卫生中心才能最好地满足整个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需求，每个公共卫生中心应该有其各自的专业领域。应该有一个关于环境问题的中心，一个关于解决由寒冷而导致的健康问题的中心，而另一个中心关注的就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敌人——传染病。战区疟疾控制中心具备承担最后一项任务的结构，而且这个转变也相对容易。传染病中心将会向各个州提供服务，并为科学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

在最初几年，传染病中心的主要成员都是工程师和昆虫学者，但是它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与带菌昆虫有关的热带疾病转向了由动物引发的所有疾病。起初，传染病中心的实验室只包括寄生虫学，但是随着中心研究范围的扩展，其实验室也随之发展。正是传染病中心的第一批组成部门为之赢得了卓越的荣誉。

孟汀对亚特兰大的所有员工都给予了鼓励，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迫不及待地督促员工们思考如何将中心扩大为历史上最大的规模，并采取实际行动。他希望传染病中心名副其实，囊括除了华盛顿已经有独立机构对其进行控制的所有传染病。就在他努力鞭策大家实现这一目标时，冷战开始了。延着东欧和中国形成了所谓的“铁幕”，并且发生生物战争的可能性急剧增大，卫生官员都非常紧张。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时局的紧迫性。

流行病学是抵御敌方细菌的第一道防线。当孟汀意识到国家需要“疫病情报”时，他开创性地建立了传染病中心疫病情报系统。作为抵御人为流行病的一个早期预警系统，疫病情报系统同时也监测自然发生的传染病。疾病侦探开始出名，而他们所完善的疾病监测的概念成为公共卫生实践的基本要素。

传染病中心作为国家服务局的一个野外工作站成立，州事务服务局是公共卫生服务部的一个下属单位，而公共卫生服务部在20世纪40年代是联邦安全管理局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公共卫生服务部的其他机构相比，特别是与国家卫生研究院相比，传染病中心当时只处于次要地位。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慢性病，如

癌症和心脏病，这无疑是 20 世纪公共卫生的主流工作，并且它发展得非常迅速。相比之下，传染病中心显得有些过时，在很多年里，它的规模都非常小，很难为人所瞩目。从它的定义来看，它的工作集中于研究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重要性就已经逐渐降低的疾病。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传染病中心在与敌对国家施放的细菌做斗争的过程中具有潜在的主导作用；尽管如此，它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还是受到怀疑。两个事件的发生确定了它的声誉，并确保了他的继续存在。发生于 1955 年的克特事件（活的病毒进入了索尔克脊髓灰质炎早期疫苗），以及 1957 年的亚洲型流感大流行极为引人注目地证实了监测的价值。解散该机构的威胁消失了，传染病中心开始稳定地发展。首先，性病部被迁到了亚特兰大，结核病部也接踵而至，这样传染病中心就独家承担了所有传染病的控制工作。这两个机构领导着向传染病中心提交公共卫生方案的一支稳定的队伍，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传染病中心的预算、人员和项目都迅速地扩大发展。为了响应约翰逊总统关于建设“大社会”的号召，传染病中心的兴趣范围更加多样化，包括计划生育以及处理由铅引起的涂料中毒问题。传染病中心还参与到海外项目中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根除天花的运动。事实上，传染病中心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天花根除计划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对监测的强调是这一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传染病中心甚至在历经十年的戏剧性的冒险活动——登月行动中起到作用。它的任务是确保不把细菌带到月球，也不从月球带回细菌。

传染病中心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不可避免地受到公共卫生服务部大规模重组的影响，并继而受到其后续调整的冲击，它就象一场地震的余震一样持续多年。传染病中心的地位和名称都发生了改变。1967 年，它更名为国家传染病中心，一年之后它与公共卫生服务部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局。1970 年，其名称再次更换——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目的是更好地反映其工作的范围，并纪念其曾经获得很多奖项的名称缩写——CDC。1973 年，疾病控制中心与国立卫生研究院一样，也成为公共卫生服务部的一个下属机构。

疾病控制中心在 20 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遭到了广大公众的批评。当时进行了一场耗资巨大的全国性预防猪流感大流行的运动，这场运动使疾病控制中心面临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困难。大流行并没有发生，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活动也被放弃，原因是该疫苗与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发病有很大关系。这一事件使公共卫生首度遭遇公共关系的寒冰。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似乎变成环境和生活方式问题中的潜在危险。疾病控制中心的组织结构包括分别针对流行病学、实验室和培训的分支单位，不足以处理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如从橙剂到龙卷风，从吸烟的危险到谋杀与自杀。疾病控制中心相信自己在与传染病作斗争中所取得的技术也同样可以在面临这些新的挑战时取得成功，所以为了提高效率，它再一次进行重组。1980 年，在“中心”一词后加了复数后缀“s”疾病控制中心这一名称几乎不再适合，就在这时，一种新的传染病——艾滋病出现了。

读者也许对疾病控制中心的不断更换的名称和部门颇感困惑。当传染病中心在 1946 年成立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当时有 9 到 10 个）被称为部。然而到 1951 年，它们被称为分部。这个数字很快就被缩减为 4 个——实验室中心、流行病学中心、技术中心和培训中心。基本上，在 1967 年国家传染病中心成立之前，疾病控制中心的基本框架就是这样的。接着所有的主要单位（刚好 12 个）都被称为项目。同时，负责人的名称由总监变为主任。当 1970 年疾病控制中心这一名称取代国家传染病中心时，命名法再一次更改。这一次，各实验室中心、流行病学中心，等被称为“局”。1980 年，当 CDC 成为疾病控制中心的缩写时，每一个主要单位都被命名为中心。这些中心被进一步划分为部门，部门下面是分部。

以上叙述了疾病控制中心从战地疟疾控制中心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历史。正是在 80 年代，导致艾滋病的病毒被发现了。在这一时期，该疾病的疫情非常复杂，需要专门予以处理。与此同时，CDC 发起了一个行动方案——推动人们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来促进健康，而由于艾滋病的出现，这一任务变得更为复杂。疾病控制中心进一步扩大其工作范围，在 1990 年设立健康目标，重新寻找古代的乌托邦。其工作范围如此之广，恐怕素有远见而著

称的约瑟夫·孟汀都会很惊讶。

关于对 CDC 的历史开展研究的想法最初是由 CDC 的历史委员会提出。CDC 与位于弗吉尼亚法姆维尔的朗伍德学院（即作者所在单位——译注）根据 1970 年制定的《政府间人事法案》通力支持了我的工作，从而使这一想法成为可能。1987 年，CDC 为我提供了一间办公室，并允许我查阅档案。唐纳德·霍普金斯为我开启了一扇又一扇门，许多中心的员工，无论是离任的还是现职的，都慨然接受了我的采访。我尤其要感谢威廉·沃森和两位前任主任（戴维·森瑟和威廉·福埃格），他们对于疾病控制中心有着非常广博全面的了解，并且很耐心地为我做解释。他们三人，以及历史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吉姆·布鲁姆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很多建议。亚历山大·朗缪尔对于第五章的两个版本提出了批评。杰凯·米克斯、戴维·罗伊和茱迪·高登不止一次帮助我，公共事务办公室，特别是道·贝提斯、盖尔·劳埃德、珍妮·戴维斯和汤姆·斯金纳，无数次地帮助了我。由丹尼斯·麦克道威尔和玛丽·安·芬利筹备的在 CDC 大厅中举行的展览为这本书提供了题目。

我对许多图书馆员都非常感激，特别是对于疾病控制中心和弗吉尼亚医学院 Thompson - McCaw 图书馆的图书馆员们。也要感谢国家医学图书馆医学史部的彼得·赫特勒。朗伍德学院的诺玛·泰勒为我提供了馆际互借材料。

哈利·M·马克斯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存放于华盛顿国家档案中心的关于克特事件的材料。丹尼尔·M·福克斯、詹姆斯·H·扬、维多利亚·哈顿、弗朱夫·穆兰和一位匿名的读者帮我更正了许多冗长和措词不当的错误。当然如果还有其他错误，都由我本人承担。林妮·怀斯伊是一位非常热心的编辑。

我的朋友们鼓励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完成这本书的。没有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姐姐和姐夫——维吉尼亚和汤姆·伍德，这本书几乎不可能问世。在这里我所有的文字都不能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

伊丽莎白·W·伊瑟莉姬

目 录

第一章 战争和蚊子·····	(1)
第二章 伟人的背影 (1) ·····	(18)
第三章 疾病侦探·····	(35)
第四章 打造神殿 (1) ·····	(47)
第五章 建立信誉·····	(64)
第六章 打造神殿 (2) ·····	(82)
第七章 克莱夫顿路 1600 号 ·····	(98)
第八章 紧急动员·····	(108)
第九章 公共卫生署长的候选人·····	(118)
第十章 免疫：第一次革命·····	(134)
第十一章 伟人的背影 (2) ·····	(143)
第十二章 免疫：第二次革命·····	(161)
第十三章 跨越海洋 深入太空·····	(170)
第十四章 预防天花运动·····	(179)
第十五章 非洲的新挑战·····	(215)
第十六章 接纳·····	(227)
第十七章 追逐希望·····	(238)
第十八章 1976 年 ·····	(249)
第十九章 后果·····	(270)